

年味是个什么味儿?

放鞭炮、穿新衣、做糕团 新郑人回忆儿时的新年

40后柴军朴: 祭祀是全村的大事

上世纪50年代初,新中国刚刚成立,农村过年最重要的活动是敬神。我们村子300多口人,有土地爷、大成爷、观音(百姓叫老奶奶)三座庙。土地庙规模小,香火一般;我们村紧邻双泊河,“大成爷”据说是使船人家敬的神;老奶奶庙规模大,又有场地,因为观音送子,家家祈求多子多福,所以香火最旺。

过了腊月二十三,村里人就开始筹备过年,搭秋千、扎鳌山、组织文艺活动。扎鳌山在年前两三天开始,以高粱秆为骨架,插柏枝,放油灯,结彩绸,这大概与“求子”和希望独占鳌头有关吧。年三十晚上吃饺子,还要敬天地全神,家家端着饺子碗到老奶奶庙前倒上一些饺子汤,并说些祝福祈求之类的话。

晚饭后敬神开始,妇女们带着香纸和烧制的瓷娃娃,虔诚地在奶奶神像前上香、烧纸、磕头。男子们敲锣打鼓踩高跷,围着鳌山扭啊唱啊,鳌山上几十盏油灯通明闪亮,庙前纸钱熊熊燃烧,庙里飘出袅袅香烟,成年人围成圈随着踩高跷人的表演,小孩子钻进圈里又蹦又跳,这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刻。如今,这种过年敬神活动,只能留在记忆中。

60后陈慧君: 准备吃食 团成“麦垛”

我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那时不像今天,揣着钱到超市什么都能买到。每逢过年,走亲串友都要送馒头,所以我家每年腊月二十八都要发面蒸馒头。

每年腊月二十八早上,公鸡刚打鸣,妈妈就把我叫醒,洗漱完毕后将发好的面从缸盆里搬到面板上,用力揉搓面团。妈妈把我揉好的面,圆成馒头、卷成油卷,上锅蒸熟后串亲戚用;也会按家乡的规矩,团成“麦垛”。“麦垛”预示着来年麦子大丰收,麦粒堆成小山垛,用布袋装起来。这不同形状的馒头,蕴含着家乡人的美好希冀。再往后就是过油货、煮肉、炖菜、盘饺子馅,样样就绪后,过节待客就省事多了。

那时,小孩子的拜年方式最为有趣。大年初一大清早,孩子们不用叫就起床,穿上新衣,呼朋唤友,走东串西,给村子里的爷爷奶奶、伯父叔叔、婶子大娘们磕头,讨到一些核桃、大枣、花生、糖果等,这些都是孩子们的最爱。村子不算大,百八十户人家,走一遍一个上午就过完了。遇到其他孩子们时,总会自豪地拍拍口袋,显摆自己的“收获”,这是儿时的我们最幸福的事了。午饭时,妈妈把盘碟摆上餐桌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边吃边聊,其乐融融。



新年临近,年味渐浓,而对于各个年龄段的人们来说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受,儿时的无忧无虑,在长大后变为责任和担当。还记得那些儿时的快乐新年吗?看看他们的回忆能否和你产生共鸣!
新郑播报 李显文 邓春丽 崔靛 整理

70后代进增: 三十晚上洗洗脚,到处赶得早



在我记忆里,每逢过年,大人们便早早起床,抓出关在笼子里的公鸡,把菜刀磨得锋利,杀鸡不能补刀,一刀见血是最吉利的。鲜红的鸡血滴在碗里,滴在祭祀的冥纸上。灶旁的风箱“呼呼”送着气,锅里的蒸笼冒着热气,菜肴在铁锅里打滚,案板上的腊肉骨头被刀斩得啪啪作响,院子里到处洋溢着清香!这是盼望已久的味道,是妈妈的味道,更是吉祥的年味!我们踮着脚把春联贴在门框上,大红灯笼也挂上了,水缸里的水也担满了,院子里打扫干净了。

有句老话,三十晚上洗洗脚,到处赶得早。所以除夕晚上的脚洗得越干净越好,会在来年交上好运,赶上口福,谁家吃肉你都能赶上。肉是那个时代的奢侈品,所以人人都拼命把脚丫子洗得更白净!除夕之夜,万家灯火,黑白电视里的联欢晚会载歌载舞。人们都在守岁,厨房灶膛里的火也不能熄灭。

大年初一,孩子们吃完早饭给父母磕头拜年,得了压岁钱跑去街上买鞭炮。女孩儿跳起绳,妇女们嗑瓜子拉家常,男人们在打打牌,老人们嗑嗑嗑吸着旱烟……不一会儿,耍龙灯的来了,人们迅速围成一个圈。人们随着清脆高昂欢快的唢呐声扭动着腰肢,新年的气氛像酒一般浓烈。

80后唐小利: 和哥哥抢肉骨头啃

记得小时候,妈妈总是念叨一首民谣:“腊八,祭灶,新年来到,闺女要花,小子要炮,老头儿要顶破毡帽……”确实如此,过了腊月初八,家里大人们就开始忙着储备年货了,最喜欢跟着爸爸去洧水路的菜市场逛逛,和菜贩、鱼贩们讨价还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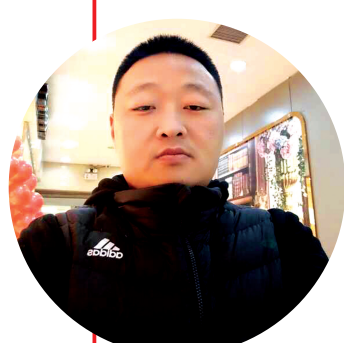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,最期待年三十晚上,爸爸妈妈连夜煮肉、炖排骨、炸各种各样的油食。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锅炖肉出锅时,妈妈在厨房冲正在看春晚的哥哥和我喊:“谁来啃骨头?”我俩就噌地一下跑过去,去争肉比较多的骨头来啃。

我们小时候,城市虽不大,却有两三个游乐场。每年初一吃过午饭,我就和表弟表妹们去玩遍所有的游乐场,吃遍各处的棉花糖。一直到华灯初上,玩累的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家。除此之外,还有元宵节晚上的灯展。每年正月十五、十六的晚上,整个人民路中段会摆满各式各样的彩灯,有八仙过海、西天取经、葫芦娃……五彩缤纷、眼花缭乱,人群熙熙攘攘,好不热闹。

一个又一个的新年来到又逝去,我们一边成长一边遗忘,但总有些温暖的记忆是我们割舍不下的,现在想来,应该就是父母给的浓浓的爱的味道。



80后高天亮: 最大的乐趣是放鞭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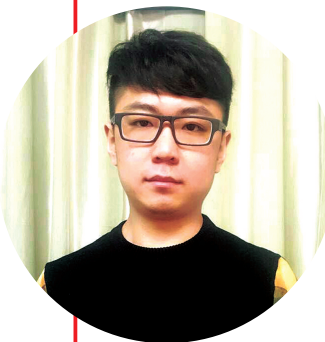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过完八月十五就开始掰着手指头数日子盼过年,心想天天过年该多好。那时对过年的印象就是:有好东西吃,有新衣服穿。在爆竹声中和小伙伴们捂着耳朵乱蹦乱跳,捡拾断捻的鞭炮,身穿新衣、辫子上插着纸花的小女孩跟

在我们几个小男子汉后面怯怯地不敢靠前。大人们都忙着打扫房间、贴春联、挂摇钱树、压榨蔬菜、剁水饺馅……当然,还有漫天遍野的雪,和小伙伴们穿梭在雪地里堆雪人。崭新的棉鞋被趟得湿透,双脚冻得通红,母亲便责怪着给脱下来放在火盆上烤干。这样的场景朴实温馨。

过年最有乐趣的莫过于放鞭炮。当时农村条件差,玩的主要是“百子鞭”,还有检来断捻子的俗称“瞎炮”。从中间折断露出里面的药硝灰,几个围成一圈或各种图形,用香火点燃,胆小的孩子捂住耳朵远远地躲起来,药硝灰遇香火点燃瞬间燃烧,炸得到处乱蹦,增添了不少童趣。大的鞭炮主要是晚上几个人躲在墙或大树后面,等有大人路过时突然点燃扔到他们跟前,吓得对方惊慌失色,然后轰笑着四处跑散。

现在生活水平慢慢提高,每天都像过年,年味也慢慢淡了。十几岁的女儿也懒得帮着贴春联、打扫房间。也许过年对于她们来说是一桌比平时丰盛的年夜饭,很难再寻找到我们当年的乐趣。

90后卢捷: 最期待穿新衣服



我对过春节有印象是在六七岁。那时,妈妈会蒸一种枣花糕用来祭祖。还有每逢我有重大的升学考试等,妈妈都会蒸糕祈祷,而且故意不把糕蒸熟,妈妈说是为了让我“高升”。

大年三十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候,我小时候不爱看春节晚会,只等着饺子熟了,就该我放鞭炮了。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期待,那就是穿新衣服,小时候家里穷,过年时才能做件新衣服,年前不能穿,要等到年三十晚上才给拿出来。睡觉前,妈妈把新衣服拿出来,我闻着那淡淡的棉布香味入睡。

大年初一听到炮声就起床了,穿着新衣服跑出去,和几个同龄的孩子给长辈们拜年了。大人们有时候故意逗我们,不把头磕响了不给礼物,虽然可能只是一颗糖或一把花生,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特别的礼物了。孩子们在这一天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家长不会过多干涉。儿时的春节留在记忆里却永远忘不了。